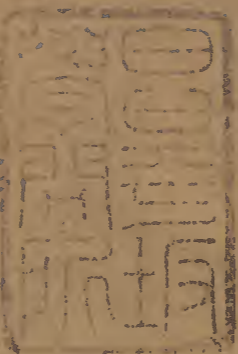


丹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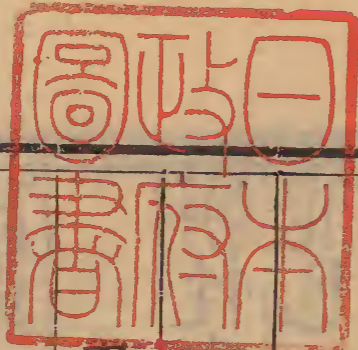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四	六	八
九	六	八	類
六	三	六	架
六	三	六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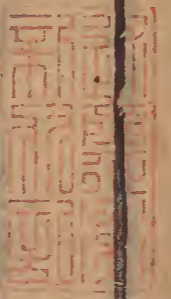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四	漢
五	六	書
函	六	冊
一	三	架
三	六	冊
五	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68
冊數	6(4)	
函號	315	66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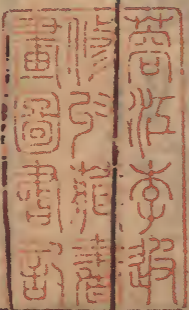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畫厨雜詠



宋復古 度支晚川晴雪

霽色變雲林 寒光混煙水 遙山定何處 渺漭纔
可指

丹淵集

卷十九

一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品谷能
許深

寇君玉郎中大螾

螾性最難圖生意在螯蛻伊人得之妙郭索不
能已

小螾

骨甲與支節解絡充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
一錢

黃筌鵲雛

短羽已禱褫弱脰方劣岌母也向何處開口猶
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枿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
三數

毛老鬪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鬪怒長鞭鬧兒童大炬走
翁嫗蒼樓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茅

丹淵集 卷十九
舍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稜層草芊綿巨木半死生枯雀羸牛日晚
已噍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墨路縱橫多自出交柯揮霍
裴旻劔亂蔓淋漓張曉筆

易元吉抱櫟猿

老櫟抱擁腫金猿立鬚鬢當年隴山道似此見

危層

引子猷

蒼獐引黃麕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疇見
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鳥常此伴
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一士之意

在筆外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為被天謫不肯為天行雨澤天救雷公
恣搜索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電
風電火相卷射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
雙磔龍力與雷固不敵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
定見肝胃拆萬力千氣凡幾畫斯人斯品入神
格

范寬雪中孤峯

大雪灑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
嶺岼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
水濛濛方入暝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
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
和氣

秋山

孤峰露蒼骨疎木聳堅幹高堂挂虛壁爽氣來不斷

梁信羯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
攏毬近香案蹲獸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續紛交綵
袂花奴卷雙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咲軒廡動和氣誰謂一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

明皇嘗言花奴羯鼓可解琴穢

蒲生鍾馗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疆翳野霧古社禿剝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初行誰家作疰忤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脹臍肚呼巫召覘使呪翁驚嫗忙設賽具茅盤草舡置五路飯盂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斂各執去方此危坐歎且哺忽爾相視生畏怖有神傑然駕巨牯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噉鬼充旦暮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遙見之悉失措竄匿不

暇相告諭酒傾肉落雜穢汗魄魄飛蕩身偃仆
一入木底只四據一尚把盞愕目顧一自隱蔽
捩毗覷神用氣攝縛束固前死入吻無十步計
之嚼嚙或味飫蒲生胡為適爾遇盡之滿卷無
一誤筆墨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子何故揺手
不取一錢賂他日乞詩者尤屢試為言之寫其
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煙濃盤不起欲折長條

寄遠行想到君邊已憔悴

丹淵集卷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

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
詞業以干仕進

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
召試擢真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
俾得榮祿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
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
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
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
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

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爲
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
起復不能奔走匍匐執役斥土荷鍤
負畚以先徒衆謹齋戒撰成

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
以盡五內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
蟲鳥獸悲唸哀跽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
文章殊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

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
天疎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
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赦
讒諛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筭驗難
問鬼吏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睿藻煥
星鈎天極推神曆兵防演秘謀颺流今已矣長
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
焦勞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
擁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冰留恩均器服下詔約
山陵影殿虛綈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拍城下空
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躡遂
登仙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柩前幾時來甲觀更
待一千年

右七

被袞纔憑几躋堦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謚冊講
仁功竭蹙趨群后號咷動兩宮銘旌來輦浴萬
里卷悲風

右八

幡翼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堯殂如考妣禹葬省
人徒豈金遊韶石應同去鼎湖愁聞下竹使海
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杞國時飲池無善效潁水有
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洛長

丹淵集 卷二十一
鴻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吳公挽詩

育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
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
壙掩寒煙

右一

晁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
長存風旒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

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爲天所祐沒與佛
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
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咨撫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
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

丹淵集 卷二十一 五
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
瀛洲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
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
相從遠寺携碁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

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
力強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
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
如公恩澤非徼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

蒲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
嗟咨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爲便淪謝天
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
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
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
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計聞何時高冢上永
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勳挽詩三首

司勳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
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輅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

潼關髀肉川涂瘦顛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
血爲公潛

右一

候騎排弓箠牙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樞已
云歸關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
爲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閑傳謝家兒姝盛穆宅弟
兄賢展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

爲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勳第也自省判爲廣西
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
難量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
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聞西計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魄遂
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
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邂逅賓館重
留連正喜謀黃峒俄驚葵圃田無由執行紼徒
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詞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
移舟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令子何
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婚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
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丹淵集卷三 九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一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且蜀文同與可撰

明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一標建先

黃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窮崇
擴遠幽么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

丹淵集 卷二十一
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說滂洋滉漭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就徃徃於端木亦自整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溫以効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柰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

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訛謬如瑤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僂指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沒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爲道其大氏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皦然若粉墨畀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

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其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密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已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潔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

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于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固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以孝友聞于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標爲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某遂借去展玩累日

乃曰昔袁彖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
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
人之徒歟其有開畫扇而追悼持遺劔而祭奠
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常在乎
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肅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
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
其下凜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

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
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
書天禧初仁宗爲皇太子公自秘書丞以右正
言召改戶部員外郎爲諭德仁宗旣卽位公遂
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選
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蓋
無誰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
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
不至者噫誠忠厚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

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
兩心以爲一交內于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
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旣得乃反面
不復相誰何狠鷲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
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迕置死地嘗試呂視
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
重於公信亦非衮衮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
令完綴緘鐫之勿妄呂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
入京可吟委之裝背標軸俾稱其事宏歸携以

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熙寧
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灑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
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老謬者具言所
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徃徃呈
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
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
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

丹淵集 卷二十一 五
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裔暴戾務
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迺天祐完皮革呂
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霍不可
得而苟脫矣呂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
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
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 事付此經

白狻猊圖贊

白狻猊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
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

之筆郡有畫工善摸搭今試使爲此謾
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
常畫人之所能及此雖不逮前人而典
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至陽之精動
而爲物豪健趨猛力不可屈伊惟狻猊
質狀仡仡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其
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
鉞蛟捎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嚙骨腓胃鬱攔

不敢前猝忽時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
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
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
高堂氣象齒萃每至昏夜鬼神窸窣瞥然觀之
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爲之贊云大愧
孱訥

覺濟大師真贊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
繼舒者以其年某月某日歿于其室其

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
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已又繪其
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往來
者文同爲真贊同爲贊之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
秘囑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
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
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
寵服恩名取昇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

丹淵集 卷二十一
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
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
者神

恠石銘

并序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爲二蜀之
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
質狀恠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
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相
旣面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

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許來者一
一皆具款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詭上
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爲好事諒
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
進士試於此日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
足乃爲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礫硤一抱欽崙九尺怒蜃
驤首狂龍轉脊擎空將翻墜地欲坼神乳溜腹
老苔漬額堅包勁脅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

丹波集 卷二十一
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怪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齷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爲號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甚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

常有所因于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父負于海內之望者旣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

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爲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頽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狼躁穢鱗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恠矣

李允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該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爲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焉慶曆中魚周詢爲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

丹淵集 卷二十一 十一
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
在耳旣膺延閣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
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旃自鄧典憲在洛泊然
知止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冤命辨
鬻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
以壽而沒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于國謹按
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
不勢屈名非許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
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賚香菓醪饌攝行
清醮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
一日赦書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
蓋慮方宇之內物有不得其所而冤憤上激以
成茲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
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如此之
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之所宅皆俾虔
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

丹淵集 卷二十一
以召休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偃禦元惡棲真
秘奧光景如在其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
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攘妖萃祉保衛方國其
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絀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
書以傳凡智解狹漭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

丹淵集 卷二十一
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禿罔誕非經
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
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焉
行于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被摧
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芘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
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
肇探於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
勢爲天奧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

依跬息大道君玉帝諸真懇請恭受反復難遴
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
付昇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鑄胎剖魄識
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
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鬼使異行植幢
嶠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蔽至黃唐文
缺重瑒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幾泐無
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峻命侍臣

丹波集 卷二十二 二
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暘潤孔時
川隰生赫蠶饒穀登體腹溫飫蓄訛勃疫淪伏
不起寇兵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
公固以爲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疾
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
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具前躬摹秘符
解瓠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玉局衍基
潔爲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蝟
地深窅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

所一昔暴洑涌發漂硯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筏
行旣至正晝喬雲叢飛滃然下覆天光明麗景
氣晏悅晻藹高真颺若來况都人觀繞驚歎喜
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燾心
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龔爲觚榦恭
肖神畫鑱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
維末末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
幸焉靚靚常爲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
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

丹淵集 卷三十一 三
撰辭以獻復類而爲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滉漭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鉉決分飄青墮黃布照大空迺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嘻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輝燭焜煌大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躋詣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扃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

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獮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嶠之傍陰怪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响阨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萑蒲獄朽桁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爲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蔭西南被賴

丹游集 卷三十一
無央公喜趨爲日不暇遑牙譙西隅王宇是望
高宮翼如綵桁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
堪輿與公効祥水騰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
求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今峴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爲
余言近季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
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

西下過小峽有山巖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
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
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
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繖者
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
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斂穫於
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

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
弛檐走僧遽就噐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
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
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饜既至其所得僧
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
噐譟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
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羗童牧叟常慣見不以
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
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畫圖示予余

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

允元奏綿

谷縣
羊摸

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

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
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
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
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
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
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
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

之彥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
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
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
時號爲高貲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
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
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
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老者

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徃徃見道人
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
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
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
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
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
年之法倚天旣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
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
關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

丹淵集 卷二十一
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爲進士端厚淹粹爲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

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爲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爲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僞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

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爲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爲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爲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

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

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誘其所常往
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
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
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
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
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
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
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
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

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
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
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
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
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
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
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

懼世所謂祈禳禱禱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療
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
移官至自閩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
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
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
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
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姪子在胞
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
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

報遂覺用言于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
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爲懿德皇后忌因
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
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
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
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
如事澡被垢全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
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團繞讚歎後夜
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

其言裁下嗑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洩血
如煤几數外驚寤流汗漬浹舉體竅然如弛重
墜翌日徽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
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
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
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
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
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
人精意願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

害於已者卽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
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
生懈慢者來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歎
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徽之俾余次其事
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
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
自盡又世爲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爲余言

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爲
絕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
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
以橫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密雪爲深冬氣
象水中之物有曰島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
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或羣或特
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輓
轆者四緣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篙楫鉞孟
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

之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
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
釣而僂者一拖而搖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
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奇工也
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譎詭
佳妙又何如爾爾有郭煥者善搨寫余亦令爲
之郭之平畫有尺可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
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爲左
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

記

丹淵集卷二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
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

丹淵集 卷二十三
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
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
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
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譎初若不可知
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
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哉我凡以
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
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
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

財勞指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
狡詭不可諭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
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
江爲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陜其爭
鬪之辯侵越之訴番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
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願則號
冤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
大夫以無可柰何而適爲之令者何嘗不望名
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

丹淵集 卷二十三
聞之所以爲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焚以
櫛之結以觶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
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底
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
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爲堂四百椽萃蓄經史
以朝夕訓育子弟爲園五十步蒔植薜木以時
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
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爲文道其所以爲是
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

而於此爲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
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
之府蹈切烈之途鬪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
之期會土木之興作於君未故也豈煩余之多
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
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
瀆水會爲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

丹淵集 卷之三
復吞旁流迺浩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
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核擊左
岸土毳善崩歲歲內蝕若剗以刃若掃以帚邑
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
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卽行視歎曰是
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
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垧以
循汭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
勝迺透迤漢委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

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
旅聚謹譟踊躍詠誦今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
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
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
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卽其地以祠世世不
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
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三百
人逕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

丹淵集 卷三十三 四
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
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
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
奇等退以圖以書詣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
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
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
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旣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
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卽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郭
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
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
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
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爲之者工今休矣問
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
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其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幸矣同
曰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繫使人謹已聞之

丹淵集 卷二十三 五
長老舊無有也均繇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
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
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
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
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于後人况二君所以來
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爲之詞云維縣爲梓
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圍
聚邑屋疆畛感陜號最險下然賓旅還過此焉

要隙大氏閩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
產殖繒錦泉紵苜刺繡鏤刻髹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它負羸揭抗蹄裂局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
踵相織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橫匯曲决峭絕傾
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
和甲午夏潦淫遠谿逆讓噎溜不寫鐫厓隄
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散墮日欹月陷以
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溇間

則有矣維汾陽君爲令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
信賴諸敝已捄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
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今
謀我協不煩令指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
事於是集斤鋸會錘鋪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
武昌軍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令鳧藻昏旭臨
視犒饗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飭始
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輜棧
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遠妖矯虹截鉅載

鉤擢攢扶瑣綰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厓廉褥緻
阿榮歧竦湍瀨塘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掀暴無
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旣而行者
止居者起田野曠隸閭閻賈儉提引穉幼扶翼
耆耄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
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
政之鄙寢以毀兮今治之賢倏以全兮興事以
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恕怒兮無貲之仁濟
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旣爲貳君委以

丹淵集 卷二十三
論撰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
道下以求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宮於羣山其修隴林麓逶迤曼衍分勢而
住爭會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
縮破斷蓋荒源野溜瀆湧深激夏洑秋潦相倚
爲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
道橫裂岸土脆墮舊架短狃庠劣湫下歲累民
一再易登搖蹋漏過者歎愾如是不知凡幾百

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尉潤辭又
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笄而
不顧其袂之壞蟻豈威容哉材糗羨羸幸可并
就遂移工爲之廣陜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
百章礱石百礪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
四百指費曰三千刻無橫斂無霍使而告罷矣
噫二君者孰爲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耶發已
之仁興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
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

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眉人曰同者字與可
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
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
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
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
名者常慎選注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
威惠顛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劍南西川

原塹演沃昨庶豐夥金縉紵絮天灑地發裝餽
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
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藪珍藏云其所
謂佐者旣非齷齪循系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
止亦當崇大闕顯與主者儀形無缺缺始云其
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
旣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庠狹不足以視清曠講
燕休餘基蒼然蔽沒蓬藿嚮所涖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

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
革峻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
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
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
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杖節臨鎮
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爲一
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
隆址植巨厦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
留延廕衡欄擁衛總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

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藹珍木悅
真賞于其下寬表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
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
旣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爲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
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
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
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
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

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是者力勤于它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爲之商輕重決可否爲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去有椽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恬妥詳緩鋪述枉正不

用惴懾以盡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衆說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蹉踖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庶務放紛所趨背盭以至民輸冤吏肆姦泪滅龐緻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得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有羨宇庠陋偏仄鬱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久敝切理以解紛亂梳結內外次序居餘間

廼撤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新之
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足其用增
引欹裂改貿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軒窓
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且暮子駿治易
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
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
必引納於是講究不倦廼知子駿非但如衆人
者築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
爻考辭磨瀝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
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于氏名侂閩中人著
易斷

彭州末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
雖美沃腴墳殖時蕃猥然弗時芟薙亦已見其
報之滅裂如也其有紉鈔故高懼忽墊墮務以
不足耻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淬愈堅
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
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憺于縉紳崇卿巨侯

丹浦集 卷之三
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未昌也其處之譬僇之視
梧圈而丁之睨狔菟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
旣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
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脩筠
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袞袞渠行沼涵茂樾清嚮
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旣休卽來其間其所以題
之曰治已者有旨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曾參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爲未厭將酣飲而飽飫乎旣蒙且晦而又

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乎
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
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橫軼于四海
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
子之徒也見屬記之掬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
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予領

其事予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
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
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庳次第甚設私自念在
蜀土田險陜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
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
沒相屬號爲中人生涯者百二二三爾是能捐倚
城腴田萬金爲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
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
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欲於此飾賓

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此闢射圃使四
方名人聞士或至卽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
將贍給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
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爲一日之娛以
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關中相
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
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岑
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
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

丹淵集 卷二十三 十一
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今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荆荆莽輦朽削歲以裁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夏宇華駟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技而附今已見華

曄曄而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已見蕭然爲長林而竦然爲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速強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間日爲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爲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丹淵集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
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
融粹熟經營指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
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枹罕
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
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禦具隨
近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
諸羗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堦零不
舉渠荅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

焯焯矣大旣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
有所不冝耶坐累家居杆杆然不自廢猶視其
所以當爲者爲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
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久矣無
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堊散潰傾膠覆鬻斫
沒股陷噎鬲不吐釀爲汙塗端夫昔已深惻治
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臯聞
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
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壤坦若無

丹淵集卷二十三
疑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人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為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斲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

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爲詠歌以度閑日紫
微山靈峰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
險有閣北嚮下臨闐闐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
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
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
壠淒涼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王者用智
未深不能飛楹走欄直跨嶄絕若是則左九嶷
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曛黑
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

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
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
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
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
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
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
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
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
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

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
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
瓌宏偉壯卓立特出蹲踞高虛執力走動東泉
之幽曠南園之邃密西莊之冶麗北湖之清勝
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
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
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
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呂幸見尚遺略者期爲
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
直注大渡限迤蠻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
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峩然傑立豪峙首領
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
殿學士宋公祁願呂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
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
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
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鄙領會者衆受

丹波集 卷三十四
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崑崙軒
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
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
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
倅州事且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
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
福持慧圖爲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啜啜
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爲
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

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
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
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贈稻杳遠空濶披
壩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
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
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
願擇高行屬呂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

丹清集 卷二十四 四
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顯潔
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
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
鑿崖大輯材礎構廣厦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
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
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
績繡崑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
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
諸峯惟大崑最爲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

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脈絡表
裏披歛出沒澗壑鈎蔓巒嶺屈折高林巨樾巍
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虫啼
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鬼眼傾耳不知厭倦此
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
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
地且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
回視此身若處泥窞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
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琢諸崑石遂以

丹淵集 卷二十四 五
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籥雲衢狃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錄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情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

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執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呂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績崑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擘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旣至喜遊人之遯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官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

丹波集 卷三十四 六
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
諸不如所說柰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歟
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
宜所且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調
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
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宮齋
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屋者一一無
不有亡慮三十楹開怡延連輝顯華朥兀于雲
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

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
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慮芟
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
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
有所問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
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爲紀其補四年正月初五
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

丹波集 卷三十四
所以設于事爲顛沛反復非呂衆被利則未嘗
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
自我以死而獨呂身負之者旣沒其精魂更億
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潰隨土壤化去必將
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關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
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
有王廟退之嘗爲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
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爲州刺史卽其居侈大
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

他走茂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鮐背稚齒拜列
庭下祝語未旣祥報已集田疇野婦歲飫稔食
不信殪殍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
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侈爛貌衛蒙沒失於
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
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情誠薄禮補積嫚王饗
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內外輝
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爲崇嚴矣
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句文刻呂

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旣不道兮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恍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呂仁死不俾磨兮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王心以惻裁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醴兮醇醲肴藪兮潔豐歛羣誠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侯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

丹波集 卷三十四 九
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
令始一過其闌爲行釋奠禮者旣出乃闔戶不
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鏹潰液爛頽壓墟落如也
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朔夫子
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靜掾薦者治
此景君思誼以才侯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
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
呂甄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章委
苗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

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
庠有制蜚移連連巍譙騫騫藏俎豆儲典籍召
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
立門下願隸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
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也
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
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
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
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

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爲政之大端也簿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爲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爲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遂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井底旣苟且上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興黌舍訓厲賢俊雖

秀穎布列亦自然樸縵無理致暗翳昏鄙坤文乃落真主出羣僞纍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鑄鏤章聖朝典禮太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邛爲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未安浮圖遵古好從吾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寫厥象罔不惟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

會郡人仰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人此舉為勸實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績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為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文許平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視遠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嶷嶷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

休卽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頽巨礪如瘤宜鑿刻遂磨治將紀建置歲月沃水盪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瀾漫飭迺復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役目自非天寫神摹人巧孰能為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厚藏待子始發章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尚且俾為仁壽異聞

丹淵集卷二十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儼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

丹淵集 卷二十五
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
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
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瑒貴室琬刻有容
暮宵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
別爲秘裏盡略他玩流畀後嗣傳于無極而况
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
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
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
親御寶跗縱寫華楮貂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

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
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
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
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墜秦寶畫立圭植高掩
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
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
紀爲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櫝載以臨治願將
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短引
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爲

丹湖集 卷三十五
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爲題此初八日謹
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
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欲一動厥本遂
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
彼根種鈍下迷謬惛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
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銜智巧挾姦妄假名
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覲者尚亦睢

盱惘敞不自省覺其神已爲有力者奪去淪虛
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形狀標立
高遠誇穉庸惑殊未知一息絕續百骸附紿則
隨業散墮灑隸羣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柰何
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爲最可憐者也
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
之謂非已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
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
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

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
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
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
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之厚
固如飄風值劒暫有一映彼又豈能轉之如俳
兒顛娼執綸曳倂俛仰顛側誼誼伏罷一由於
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爲治其下亦各以無
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錄之
深隱者拈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霆奧蝟

瞽者瞶者悉使覺知仁人之言所利信博一得
求得公之志歟嘉祐紀禪師出入公之門下香
山如滿從白傳之遊圭峯宗密接裴相之論得
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爲序因爲道
公之髣髴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日謹
序

射中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
常相爲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

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
於射事尤所重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
善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
外弓矢之學號為精絕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
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
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為樂公徐立諦視
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斂色
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
葉銜已戟支伏衆者既大且近何足夸侈較公善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
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同曰世常謂夫射而
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
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
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
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為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
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
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于削輪
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

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未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礮槩雖春陽震憤剖發
以導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
結無人許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癭
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戎落不需浹抑西北性慘
洌爲鹵與中州相絕至是耶楊君灝巨川爲令
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禿曰宜物之術

人常與天地相比儼寧有施力顓致不可歟遂
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旣自指閱各任其地闌
迺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殭者春條森
森夏陰團團禽弄蜩鳴蒼翳蕃茂於是彼人乃
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暵乏爾
變此川谷一若關鋪巨川爲政之大抵也乃作
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
至大軸巨川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
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爲難旣成而嗣守

尹洪集 卷三十五
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
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
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爲撫摩而不樵薪之是
亦賢君子之所爲也詩將刻石於縣故余因以
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藹中最爲高第他雖號有
處殊瑣陋孱瘠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冶
麗妖富偏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遴擇梅獨以

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
時寥然孤芳閑澹簡潔重爲恬爽清曠之士之
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鈐轄東衙園有
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中四方館使太
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府尹程公
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
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閣門使繼領
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繁醇之復會其帥
龍圖趙公抃閱道運使史館榮公諲仲思同僚

左藏武侯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敦誠於此讌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聯照牙映落墨未燥衆吻爭習他日醇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日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崑邃谷之中又居西南絕遠辟陋之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爲識者議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叙所以爲樗蒲之用者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木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矩細曾莫識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爲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盡曉習之之說也如此獨所異者盧白雉

戶部集 卷三十五
八
犢開塞塔禿擗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
投無一或虛者焉又以禿爲黑以梟爲雞者疑
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爲此戲楚
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
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
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或王洪之墨黷
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嘉祐
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
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爲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
余熟讀者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
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爲
信遺音餘響久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
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先生閩中人少舉進
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旣不偶
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
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

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推以爲先余恐先生得所漢上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旣二年凡內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爲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文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

君之爲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爲一編持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爲之云云

丹淵集卷二十五終

丹淵集 卷二十六
以彌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
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
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
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
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
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
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
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
將煩之再泣于彼其謂徃制無或循襲丞相奏

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
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前資政殿大
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
公輔臣必以遠解旣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
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
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
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
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旣聞
公來男諱於道女謹於竈皆曰我之七筮安於

丹淵集 卷二十六
食而枕筭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
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
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
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
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于物也泥而不博臨
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
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
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崑
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

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議以紀公
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
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
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
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
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爲嘉

丹淵集 卷二十六 三
州既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
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
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
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且暮期爾何遽求
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
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既存乎我
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
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以求
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爲賢者一付

清議昧然已爲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
有法度今欲使爲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
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嚴君旦
夕之膳其爲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
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爲哉初出都朝中士大
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爲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
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卽走書與元求余爲
之序將刻之石故爲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
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
治穰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
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歔然謂同曰不肖
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
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
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輒少時不
營營於彼期于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
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

之當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
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
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
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
叔曰君尚有母求繫我無之柰何相與歔歔夕
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
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
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

丹波集 卷二十六
明逸表康叔于朝曰朱某曩棄官本繇尋其母
今既得之馮翊矣宜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
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逢遇謹然駭異稱嘆謂
非世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
人入都都人逐板輿前後擁觀至所居閭巷談
說抃蹈嗟咨至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
是閱月而後已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
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願且俸河中庶近母
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爭賦詩以贈行

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雒縣尉瞻
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輔于前此詩也且曰大人
昔求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
得後果然瞻之將欲益以諸公所爲刻傳之幸
公復序之使明白同既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
其子能章大其父之令名故爲之云云以警當
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願作佳傳者康叔名壽
昌今爲駕部郎中壬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丹淵集 卷二十六
六十一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騁高辯一盡
乎天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
雖有好爲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
言矣後得僧肇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真之
旨與無知無名之義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
向之所嗜逍遙齊物之說何其澆澆者哉其有
高不可躡而深不可及者竊常患之講師無演
自成都來爲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綆使余
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斯無

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
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袂以留屢不能得
遂書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六年癸丑季冬
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兼負
確固動不回辟據通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汨
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
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嘗用是

丹清集 卷二十六
以考質士大夫之所爲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
人歟總之仁以治已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
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中從事不競勢
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辯論正而
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懟語愉如也同往
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
反覆參視無有缺誠哉士者之刑範而吏者
之文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
云誰如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
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
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
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斂言人禍福
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
面也後余典校中祕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往
徃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
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

丹波集 卷二十六
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頰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

所言若牛刃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與近士大夫爲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事爲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辟龐雜乖盭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時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爲利欲撓其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爲君

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爲字袁君跪而言曰方外
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
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
謹序

夏侑字德卿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必飾之
以舞有舞必差之以行綴其制蓋自六佾而下
佾列也列行綴也夫欲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
行綴遠近而考察焉故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

夏君生於勲貴之家能不以驕蹇自汚而學問
無厭其名佾有意歟其將暴厥所脩以進於位
而爲生民之利歟其欲謀致華顯光大以祈有
德者之賞歟是必耻其行道也不充而受賜也
不侈爾問字於余余以德卿呼之緣其義而就
其業也君能勉之歟如能使吾言不費則君之
見報者

